

湖南卫视2014年春节黄金档  
开年大戏《隋唐英雄·续集》影视小说

赵锐勇 徐海滨 骆烨 张勇 任峻 朱显雄 著

# 隋唐英雄

## 之真英雄

挥洒缚英豪，红颜弹指老。  
重回唐初朝野纷争，看谁辅王霸雄图！

两岸三地全明星阵容再度来袭  
隋唐英雄再展雄姿

张卫健  
张睿  
李彩桦  
郑国霖  
刘梓娇

刘晓庆  
黄海冰  
叶祖新  
汤镇业

等倾情出演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# 隋唐英雄

## 之真英雄

赵锐勇 徐海滨 骆强 张雷 任峻 朱显雄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隋唐英雄之真英雄 / 赵锐勇等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99-7153-7

I. ①隋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4 ) 第005097号

书 名 隋唐英雄之真英雄

著 者 赵锐勇 徐海滨 骆烨 张勇 任峻 朱显雄

责任编辑 王雁雁 王宏波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茂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 × 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.25

字 数 3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53-7

定 价 32.00元

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一、夙墙  | 001 |
| 二、诬陷  | 012 |
| 三、重聚  | 024 |
| 四、紫金  | 036 |
| 五、夺主  | 045 |
| 六、玄武  | 057 |
| 七、扫北  | 066 |
| 八、闹乱  | 080 |
| 九、挂帅  | 090 |
| 十、恩仇  | 101 |
| 十一、弥彰 | 112 |
| 十二、杀机 | 123 |
| 十三、黄龙 | 132 |
| 十四、情债 | 143 |
| 十五、夺子 | 153 |
| 十六、娶亲 | 165 |
| 十七、应梦 | 175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十八、征兵  | 184 |
| 十九、燕归  | 195 |
| 二十、波澜  | 204 |
| 二十一、白袍 | 213 |
| 二十二、黑木 | 223 |
| 二十三、独木 | 234 |
| 二十四、越虎 | 243 |
| 二十五、救驾 | 252 |
| 二十六、挣扎 | 265 |
| 二十七、摩天 | 272 |
| 二十八、重来 | 282 |
| 二十九、败露 | 294 |
| 三十、团聚  | 305 |

## 一、阅墙

话说李建成将张、尹两位美人接到芙蓉园之后，亲自侍奉监守，不敢怠慢。然李渊独宠萧怡妃，对张婕妤和尹德妃不闻不问，更不说何时让她们进宫。两女子一日日精心打扮了，晚上又独自卸妆，想这青春正好，如此虚度，不免怀念起窦家庄那些清苦却活色生香的日子来。如此，她们对于把她们接来的李建成便有了一种既怨怼又娇嗔的心情，然人家现在是太子，身份殊异，也难得见到。

这天，突然见到李建成携了重礼前来探望自己，两位妃子又惊又喜又嗔。

寒暄过后，两位妃子像菟丝草般缠到了李建成身上，李建成此番前来是得了太子妃特批的，岂肯白白放弃眼前的机会。正当三人在床上云山雾海之时，常依云突然闯了进来。两位妃子慌忙地用锦被遮住身子，失措地看着常依云。

李建成勉强镇定地问常依云怎么来了。

常依云强力克制着自己，冷冷地说：“父皇派高公公找你宣旨，还不快走？”

李建成慌忙下床，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。常依云从前窗看见高升正向这边走来，连忙抱起李建成没穿的外衣，拉起他就向后窗走去。

常依云推开后窗，拉着衣冠不整的李建成跳出去。高升推门而入，尹德妃下意识地站在窗边，想要遮挡什么似的。床上的张婕妤正在穿衣，对高升瞪眼：“什么人？敢乱闯芙蓉园？”

“两位可是当年晋阳宫里的张美人、尹美人？”

张美人打量着高升，一笑说：“这位可是先皇身边的高升高公公？先皇当年临幸晋阳宫，高公公随驾，见过一面。”

高升面无表情地说他记性不好，大隋朝的往事，都记不得了。现在心里只有大唐天子！请两位美人赶紧穿衣，皇上命太子接她们进宫！

张婕妤和尹德妃大喜，想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刚走了太子，又来了皇上。

好心情让两位美人活泼得像两只百灵鸟，一个劲地打听后宫的情况。听说大唐皇帝只有一个萧怡妃，不免大吃一惊，莫非他不好美色？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

高升一直在边上静静看着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女子，他也不知道，临到她们头上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，不过，他还是好心提醒两位美人，进了后宫，第一要注意的是，不拿皇上和隋炀帝相比，多学学萧怡妃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。

尹德妃乖巧地将一根碧玉簪交给高升：“高公公，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”

高升看看，没有接，只说：“这是前朝旧物吧？咱家奉劝两位美人，不要带任何前朝旧物进宫。”

尹德妃忙从床头箱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，塞进高升手里。高升不动声色地将金元宝塞

进袖口。

李建成和常依云等在门厅里。高升进来，宣了皇上口谕，让太子马上把张美人、尹美人送进宫去。

高升笑眯眯地对李建成说：“太子殿下，皇上要宠幸这两个美人了。太子敬献有功，一片孝心，皇上很满意。”

仁寿宫内，萧怡妃正在织锦。高升带着张婕妤、尹德妃进门，三人见过怡妃娘娘。

高升解释，皇上宣两位美人进后宫，可是没说在哪里安顿，他才自作主张把她们领来，请怡妃娘娘不要责怪。

萧怡妃走近张婕妤，默默打量着两人，嘴上说自己正愁没有人说话呢。

张婕妤讨好地说：“怡妃娘娘看上去真不像是一把年纪的女人。以后有机会，一定向怡妃娘娘请教，如何保养花容玉貌。怡妃娘娘不会卖关子吧？”

萧怡妃看她一眼，心里暗笑，就这种货色也配进宫来伺候皇上，但表面上不着痕迹，叫萝萝给两位美人上茶。

李渊一边看奏折，一边心不在焉地把两个美人都封为“婕妤”，张婕妤住凤仪宫，尹婕妤住德仪宫。

转眼就到次年春天，皇家后宫，阳光明媚，繁花似锦。张婕妤拿着一把剪刀，恶狠狠地见花就剪。剪刀之下，落英纷纷，像下了一场花瓣雨。一个宫女和一个小太监站在旁边，微皱着眉头，心疼却不敢言。

尹德妃带着四个宫女两个太监，也在逛花园，排场和服饰明显比张婕妤高出一截。据说这位尹德妃十分有个性，见了萧怡妃不肯下跪，因她是前朝的皇后。李渊十分感慨尹德妃的气节，因此封她为德妃。

尹德妃笑吟吟地说：“姐姐，什么事啊？跟这些花花草草过不去？”

张婕妤抬头看看尹德妃的华美服装，再看看尹德妃身后的四个宫女两个太监，叹了一口气，一脸沮丧地称“见过德妃娘娘”。

尹德妃一边捡起被张婕妤剪掉的花朵，一边告诫张婕妤，这皇宫后院不比往日的晋阳宫。晋阳宫，杨广一年也难得来两次，姐妹们想怎么折腾都无妨。可这后花园，皇上隔三差五就要来玩，要是看见鲜花都被剪光了，发起火来，别说张美人的“贵妃”没指望，恐怕这个“婕妤”也保不住！

张婕妤一听，赶紧俯身去捡落花，一脸慌张地谢过德妃娘娘提醒！说自己是一时气糊涂了。

这时，太医院医监宋安泰过来，说是奉怡妃娘娘之命，来为两位娘娘诊脉。

张婕妤一听火了：“什么意思？我们没病！诊什么脉？那个老女人盼着我们生病吗？滚！”

尹德妃忙拦住张婕妤，说怡妃娘娘也是好意，诊个平安脉。

李渊进门时，张婕妤依然怒气未消，虽然低眉垂眼，李渊还是感觉到了，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尹德妃一边给李渊轻轻捶背，一边说了刚刚发生的事。

张婕妤迫不及待地说：“臣妾和德妃娘娘都好好的，萧怡妃硬是叫宋太医给我们两个搭脉看病！皇上，她这不是故意诅咒臣妾和德妃娘娘吗？”

李渊一愣，心想这萧怡妃也太过分了，太医是可以乱传的吗？

宋太医此时正在给萧怡妃搭脉，萧怡妃拿出一张药方给他看。宋太医接过药方一看，大惊失色，一脸迷惑地看着萧怡妃。

萧怡妃淡淡地说，这是她早年收集到的一个养颜秘方，一直在吃，还问宋太医有何见解。

宋太医镇定下来，说果然是养颜秘方，平肝和气、润肺去火。

正在此时，李渊进门，后面跟着尹德妃、张婕妤。

众人见过礼，张婕妤没好气地看着萧怡妃。

李渊见宋太医也在，便问怡妃是不是不舒服。萧怡妃说她一切都好。

李渊这才说没病还是不要传太医。

萧怡妃听出话中有话，便解释说她有个养颜的秘方，顺便向宋太医请教。

李渊笑了：“怡妃保养得法，原来是有养颜秘方？宋太医，以后，让尹德妃和张婕妤也常年服用，永葆青春。”

宋太医脸上微微变色。

张婕妤见皇上并未责怪萧怡妃，上前说：“臣妾身体好好的，怡妃娘娘无缘无故让太医来搭脉，故意羞辱，请皇上为臣妾做主。”

萧怡妃闻之淡淡一笑，说她想单独向皇上禀报。

众人退下，李渊看着萧怡妃，示意她说。

萧怡妃这才说：“皇上，尹德妃和张婕妤青春美貌，臣妃是为皇上着想，让宋太医把脉，以免意外。”

“意外？什么意外？”

“她们都是前朝遗珠，进宫前已非黄花闺女，臣妃为皇家血统着想，才让宋太医诊断，请皇上明鉴。”

李渊恍然大悟，拉着萧怡妃的手说：“怡妃小心谨慎，朕心甚慰！把脉结果如何？”

“两位娘娘脉象平顺，身体健康，且……没有怀孕。臣妃还有个请求。请红拂将军悄悄出宫，去武功县秘密探查，尹德妃和张婕妤被皇后软禁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”

李渊点点头，带着两位美人离去。

萧怡妃送宋太医出门，走到无人处，宋太医左右看看，突然下跪，惶恐地说：“娘娘的养颜秘方，其实是……虎狼之药啊。”

萧怡妃面色平静，说，这个药方，自从进宫后，自己就一直在吃。如果自己怀孕，恐怕皇后娘娘就容不下她了。现在尹德妃张婕妤进了后宫，她们和自己一样，都是隋炀帝后宫之人，万一怀孕，不但会引起后宫震动，朝廷大臣也会惊慌，太子、秦王和庆王，更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！自己也是为她们好。

萧怡妃在织布机上织锦，她平静的脸上波澜不惊。萝萝看了她一眼，愤愤不平地嘀咕：“娘娘，皇上今天晚上明明是想让娘娘侍寝，娘娘为何要让？”

“以色列君王，色衰而恩绝，以德侍君王，地久而天长。本宫青春不再，何必争宠？”

“那个张婕妤，就是一条疯狗！那个尹德妃，更是盛气凌人！萝儿看不下去！”

萧怡妃一笑：“我要是和她们争宠，她们就会同仇敌忾，与本宫为敌。我与世无争，她们自己就会互相争斗。”

萝萝似有所悟，不再吱声。

常依云坐在灯下，满腹心事。李建成与两位妃子私通的事，总令她坐立不安。她最担心那张婕妤，毫无德行，更无脑子，一张嘴上没有把门的，保不准哪天就把事情抖了出来。到时，太子就大祸临头了。日后，与两位妃子的相处，是远不得，也近不得。远了，是欲盖弥彰！女人心眼小，万一她们两个对太子心生怨恨，哪天出其不意地报复他一下，那真是

吃不了兜着走的。近了，又怕太子到底是个男人，那根花花肠子痒起来，自己也把持不住。

常依云把厉害关系分析给李建成听，只听得这位大唐太子一愣一愣的，突然，他把常依云紧紧抱在怀里，低声耳语：“好依云！好爱妃！你的心胸见识，天下女子无人能及！等本官当了皇帝，立刻封你为大唐皇后！”

这一天，李渊在南书房特意召见李世民，请李世民谅解，前线军情紧急，母后殒天，没有让他回京奔丧，希望他不要怪罪自己。

李世民接过父皇递过来的茶，动情地说他十分理解父皇苦心，明日一早，就去母后墓前谢罪。只是问父皇，母后临走，可有遗言。

李渊转身，拿出写着窦皇后遗言的血衣，递给世民，说：“这就是你母后的临终遗嘱。”

李世民盯着血衣上的“天佑大”三个字，脑子“嗡”了一下，捧着血衣的双手微微颤抖。

李渊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出征前，朕答应过你，凯旋归来，就改立你为太子。可是，你母后的遗言，一直压在朕的心头！”

李渊倒了杯茶，双手捧起，对李世民说：“都说天子无戏言，可是朕这一次，食言了。世民，如果你不怪罪父亲，就喝了这一杯茶吧。”

李世民无言跪下，眼含热泪。李渊端着茶杯，一动不动。双方僵持了一会儿，李世民终于接过茶杯，喝了下去，苦涩的茶水立即满溢胸膛！

李世民、徐茂公、程咬金、尉迟恭骑马，长孙无忧和如意坐着马车，习武带着家丁们前后护卫，习文带着几个仆人挑着贡品担子，来到昭陵大门前，众人各自下马、下车，步行进入陵墓通道。两边是高大的石人、石兽，威武庄严。窦皇后的坟墓埋在九稷山，以山为陵，山下荒草凄凄，墓碑亭里的墓碑上雕刻着“大唐太穆皇后之墓”，亭前有石刻香案。习文带着仆人们摆好贡品，李世民进香，无忧、如意和将领们肃立成排，站在他身后。

李建成带着东宫卫队一百多人也来到昭陵大门外，李元吉几乎同时到达，带着李淳风和庆王府豢养的十几个游侠剑客。

李建成问李元吉：“二弟怎么还没来？”

守墓校尉答话：“启奏太子，秦王殿下一大清早就来了，正在太穆皇后墓前祭奠。”

李建成皱眉，这二弟，有点不合规矩啊。

李元吉坏笑：“是啊，要祭奠也是太子大哥带头嘛，二哥好像……嘿嘿，不怎么把太子大哥放在眼里啊？”

李建成不悦地看了李元吉一眼，提醒他这里是昭陵，要端庄肃穆！

李元吉不满地说：“大哥，你怎么老头吃柿子，尽捡软的捏啊？二哥抢先祭拜，这叫僭越！你怎么一声不吭？”

李建成没有说话，沉下脸，进了大门。

李世民跪在窦皇后墓碑亭前，长孙无忧和如意在他身后跪下，再后面是徐茂公、程咬金和尉迟恭。

良久，李世民抬起头来，已经热泪长流：“母后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孩儿虽然不孝，但是剿灭了各路反贼，为大唐荡平天下！母后的遗诏，真的是要保大哥的太子吗？母后，孩儿发誓，如果大哥一心为大唐，孩儿一定力保太子，避免隋朝皇宫惨剧发生。”

在昭陵大门和窦皇后墓碑亭之间宽阔漫长的墓前大道上，李建成、李元吉和李世民相遇，彼此见过礼。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墓碑亭后，李元吉门客李淳风的两个手下正悄悄躲在那儿，点燃了山陵茅草。

李世民让开通道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走向墓碑亭。正要拜祭，只见墓碑亭后乍然起火，火

势借着山风，直向墓碑亭扑来。

李建成大惊，李元吉看看身后的李淳风。李淳风会意，大声说：“刚才秦王前来拜祭，难道是秦王引火烧山陵？”

李元吉假意大声呵斥：“胡说！二哥岂能对母后如此恶毒？必定有奸人纵火，还不快去追？”

李淳风带着几个剑客，拔剑追赶。

李建成指挥四个贴身侍卫，扑打山火。所幸山火刚起，很快就扑灭了。

很快，李淳风押着一个纵火犯走来。嫌疑犯战战兢兢地说自己是打柴的。

李元吉举剑架在嫌疑犯肩膀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说实话？砍你的脑袋！”

“小的说实话！小的是秦王府派来的。”

李建成大惊，上前揪住嫌疑犯，要他再说一遍。

“小的是秦王府派来的，想放火烧死太子殿下。”

两个侍卫上来捆绑嫌犯。嫌犯眼巴巴地看着李淳风，李淳风示意他不必慌张。

大门外，李世民扶着长孙无忧和如意上了马车，自己正要上马，突然东宫卫队将李世民等人包围。习武大声地说：“秦王殿下在此，你们想造反吗？”

领军校尉说：“太子有令，请秦王殿下和随行人员统统放下兵器，等候盘查！”

李世民一听就火了，飞身上马，说自己要去见父皇，没时间耗在这儿。

领军校尉拉住李世民的马头：“秦王要违抗太子命令吗？”

程咬金大怒：“狂妄小人，胆敢阻挡主公？吃俺一锤！”

程咬金一锤砸向领军校尉头顶，领军校尉头一偏，大锤砸在他肩膀上。领军校尉惨叫一声倒地，痛苦大叫：“秦王谋反！快快捉拿！”

东宫卫队冲上来，程咬金、尉迟恭、徐茂公三面拦住厮杀，李世民和习武保护马车撤退。

庆王府的十几个游侠剑客拦在路口，李世民掩护着马车远远而来。剑客们让开道路，李世民护送马车快速离开……

尉迟恭、程咬金和徐茂公打倒了十几个东宫卫士，其他卫士赶紧退到大门里，准备放箭。

徐茂公大喊：“上马！快撤！”

三人上马，飞快离开。

等李建成、李元吉赶到大门口，只见一地死伤，惨不忍睹。

卫士禀报太子殿下：“秦王造反，打死领军校尉，东宫卫队死伤十八个。”

李建成气得咬牙切齿，带着卫队，直奔皇宫而去。

李淳风押着“纵火犯”走在最后，悄悄揭开了他的绳索，“纵火犯”拔腿就往山上跑。李淳风大叫：“犯人跑了！”

东宫卫士们赶紧去追。两个游侠剑客悄悄张弓搭箭，两支利箭破空而来，射进“纵火犯”后心，“纵火犯”倒地而亡。

李渊得知此事后猛拍桌子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赶紧跪下。

李渊气咻咻地说：“你们可真是朕的好儿子啊！去上坟也能上出这么大的动静？”

李建成说是李世民纵容手下滥杀无辜，打死打伤东宫卫队十八人。李世民则解释是东宫领军校尉无缘无故包围自己和家眷，硬说自己是谋害太子的幕后主使，请父皇明察！

李渊转脸问李元吉。

李元吉忙说：“父皇，今天说好三兄弟一起去拜祭母后亡灵，二哥自己先去了，等我和

大哥赶到，母后的墓碑亭突然起火……儿臣手下抓住一个纵火犯，说是秦王府派来的。只是犯人半路逃跑，被手下射箭击毙。”

李渊听罢，两眼紧紧盯着李世民，李世民表情坦然地回看着父亲。

李渊又回头看着李建成，李建成脸色灰白，冷汗直流。

李渊心里有了底，他缓缓坐了下来，心想，定是有奸人作祟，想挑拨三兄弟，可惜他们连这点都看不出来，还互相猜疑、互相动武，这才是让他伤心的。

长安坊间流传一句歌谣，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世人”！隋末以来，百姓深受战乱之苦，关中地区人口只有隋朝开皇年间的一半，其他地区，想必更触目惊心！只有尽快平定四海，黎民百姓才能安享太平。若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任何王朝，都是短命王朝！

李世民想到自己和天下英雄一样，最大的悲苦在于有君王之心，无君王之命。如今看来，果然如是，入主东宫的梦想，终于因为母后的遗愿而彻底成为泡影。可是，就因为这个，英雄就不再是英雄了么？

西晋武帝司马炎后期生活腐朽、奢侈无度，后宫的美女达一万以上。他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，因为每天不知择谁侍寝才好，就以羊拉御车，羊在哪个妃子住的房前停下，他就与那个妃子饮酒作乐，并就寝于该妃之室。众妃嫔绞尽脑汁争宠陪侍，于是有的妃子便将竹叶插在房门边，有的把盐汁浸洒于门前空地上，从而引来皇上的羊车，以便能得到皇上的青睐，达到侍寝争宠的目的。后宫中的胡贵妃是晋武帝最喜欢的妃子，因为胡贵妃不仅长得漂亮，性情柔和，最关键的是她还善于引诱羊，所以晋武帝经常在她那里留宿。

没想到，高祖李渊也用上了这一招。每天傍晚，李渊坐在一辆小车上，拉车的不是骡马，而是一只壮硕的山羊。八个轿夫抬着没坐人的御辇，在后面跟随。

高升跟在后面问皇上，今天让哪位皇妃侍寝？

李渊哈哈一笑，指一指拉车的大山羊，说听它的。

“羊车”经过仁寿宫门前，毫无停留之意，继续前行。窗前，萝萝一脸惊异。萧怡妃默默看着羊车“叮当”而过，淡淡一笑，想皇上这算是返老还童吧。

“羊车”经过凤仪宫门外。张婕妤欢天喜地迎出宫门：“臣妃恭迎皇上！”

李渊笑眯眯不语。大山羊拉着车继续走。

张婕妤拉住后面的高升：“高公公，皇上这是……上哪儿去？”

高升苦笑：“奴才不知道，皇上也不知道，看天意！”

“羊车”来到德仪宫门外，大片绿油油的草地吸引了大山羊的注意，它停下来，低头吃草。

李渊笑容满面下车，喃喃自语：“原来真是天意！”

高升赶紧大喊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尹德妃出门，眉开眼笑地：“臣妃恭迎皇上！”

看着每天窗外慢吞吞经过的羊车，萝萝悄声问萧怡妃：“娘娘，凤仪宫今天一早就铺上草皮了，咱们仁寿宫要不要铺上？”

萧怡妃面无表情地摇摇头。

听说德妃娘娘怀孕了，萧怡妃大吃一惊，尹德妃果然机警，她肯定是不相信那养颜汤，根本没喝！

萧怡妃问宋太医，尹德妃自己知道了没有。

宋太医摇摇头，说，一有动静，就先来告诉娘娘了。再说了，像德妃娘娘这样的皇妃，要是给皇上生了皇子，肯定要引起轩然大波，震动社稷！太子、秦王和庆王肯定不答应。

萧怡妃眼睛一亮，命宋太医马上悄悄告诉太子！

李建成正和裴寂说话，八百里加急，江南杜伏威送来密信。信上说他率领三万兵马，愿意归顺大唐，若皇上同意加封“大都督”职务，杜伏威愿意带兵攻打江都宇文化及！

裴寂说，这可真是大喜事。杜伏威打下江都，大唐江山，指日可定！

正在此时，外间传来宋太医到。李建成指一指屏风，裴寂躲到屏风后面。

听说尹德妃怀孕了，李建成惊讶地看着宋太医，问：“父皇知道吗？”

宋太医说他没有禀报皇上，尹德妃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荒唐！你来跟本宫说什么？马上去向皇上报喜，快去！”李建成不假思索地说。

宋太医张口结舌，半天才苦笑摇头，说：“下官告辞！”

裴寂忙从屏风后面出来，挽留道：“宋太医且慢。”又向李建成使眼色，“太子殿下，宋太医忠心可嘉，要重赏啊！”

李建成茫然不解地看着裴寂。

裴寂见他回不过神来，自顾对宋太医说，太子殿下对他的忠心十分赞赏，很快会将他升为太医院的正医监！听说他的家小还住在租来的小院子里，太子殿下要赏赐他一座大宅院，明天就会有人帮他搬家。只是，尹德妃怀孕的事，千万别和任何人说起。

宋太医离开后，李建成仍没有会过意来。

裴寂叹道：“太子还没明白？宋太医是为太子登基保驾护航。尹德妃怀孕了，要是生个女儿，也就罢了，万一再给皇上生个儿子呢？”

“那又如何？本宫多个小弟弟而已。”

裴寂摇头：“太子啊！老臣跟你说过，作为太子，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！”

“本宫知道，是二弟！”

“错，是你的所有兄弟！特别是尹德妃肚子里的这个小弟弟！”

“世叔言过其实了吧？一个还未出生的小弟，也是对手？”

“当然是！而且是比秦王更可怕的对！你想想，皇上才四十多岁，至少还要执政二十年！为人父者，从来都是喜欢小儿子！”

李建成有些明白了：“你是说，等到皇上垂垂老矣，我跟二弟鹬蚌相争，到头来尹德妃的儿子渔翁得利？”

裴寂点点头，说：“宋太医是个有心人啊。他不告诉尹德妃，也不向皇上报喜，先来告诉太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希望太子早早下手，杜绝后患！”

李建成这才彻底醒悟。只是，刚刚听宋太医说了，尹德妃很警惕，从不吃太医院的药，如何是好？

常依云盯着李建成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太子没有脑子吗？我去看望德妃娘娘，还带了糕点给她吃，吃了就流产，她会咽得下这口气？皇上会善罢甘休？到时候，隐患虽然消除了，你的太子肯定被父皇废掉！鸡飞蛋打，白白便宜了秦王！”

李建成愣了。

“这裴寂安的什么心？我怀疑他是秦王派来害你的！”

李建成紧张地想了想，说：“依云，裴世叔还是一片真心辅佐本宫，不可乱怀疑！”

常依云冷笑：“那就只能说明是老糊涂了！连我这个小女子都不如！”

李建成眼睛一亮，问常依云有何高见。

常依云附耳低语，李建成大喜，抱起常依云：“好一个王妃，你就是本宫的军师！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？”

常依云搂住李建成的脖子，媚眼流光溢彩：“夫君，赏给我一个儿子吧？”

李建成闻言，抱着常依云大步走向床榻。

秦王府马车来到，停在东宫大门前。窗帘打开，露出长孙无忧和如意的脸。太子妃约她们一起进宫去探望娘娘。

丫环带着长孙无忧和如意进门，常依云正对着铜镜化妆。

见了两位，常依云亲热地说：“两位妹妹来了？快来帮我看看，今天奇怪了，这个眉毛总是画不好！”

长孙无忧拿起眉笔，为常依云描眉。

后院，李善纯看四下无人，上了秦王府的马车，打开食盒，里面是龙延糕饼。

李善纯冷冷一笑，跳下了车。

李善纯来到常依云的窗外，咳嗽一声。常依云看看窗外，李善纯微微点头使眼色。

常依云看着铜镜，满意地说：“嗯，无忧真是妙手，如意，本宫是不是好看多了？”

三人刚到门口，常依云呻吟一声，捂住胸口。

长孙无忧一惊，赶紧扶住她。常依云苦笑着说，胸口疼的老毛病犯了，怕是不能一起进宫了。只是说定了又不去，娘娘们怪罪下来谁担待的了？她叫长孙无忧和如意自顾去，替她告个假！

长孙无忧和如意赶紧将常依云扶到床上躺下。常依云说她没事的，歇一天就好了。

萧怡妃一脸喜气地等在门外台阶上，不一会儿，小太监领着长孙无忧和如意远远而来，长孙无忧手里提着食盒。

如意见了萧怡妃就撒娇，萧怡妃一边拍着她的背，一边问太子妃怎么没有同来。

长孙无忧说太子妃出门的时候老毛病犯了，胸口疼，只好在家静养。

萧怡妃一怔，心想，太子妃有胸口疼的老毛病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

三人坐定，萝萝上过茶，如意打开食盒，说这是她和无忧昨天去逛庙会买来的龙延香糕，特地带来孝敬萧怡妃的。

尹德妃和张婕妤也依约而来。

尹德妃满面春风地问：“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？”张婕妤笑嘻嘻地说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见者有份！”她又问怎么不见太子妃，长孙无忧说了缘由。

萝萝将龙延香糕放进小碟子，端给尹德妃、张婕妤、萧怡妃。

尹德妃端详着龙延香糕：“早就听说西域传来的龙延香糕是长安西市一绝，这龙延香是什么香啊？怎么这么香？”

张婕妤已经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说：“嗯！好吃！”

萧怡妃刚要开口，见尹德妃也将龙延香糕放到嘴边，萧怡妃脸色突变，大声说：“放下！”

尹德妃一愣。萧怡妃脸色发白，上前夺过尹德妃手中的龙延香糕：“这是我女儿孝敬我的，你凭什么吃？”

尹德妃又羞又怒，浑身发抖地说：“萧怡妃！你是故意羞辱本宫吗？”

“羞辱你又怎么样？老实告诉你，本宫看你不顺眼，凭什么你一进来就坐在主人位子上？是你当着本宫的女儿，让本宫难堪！”

长孙无忧和如意目瞪口呆地看着突然发作的萧怡妃，张婕妤早已傻了，拿着糕点也忘了吃。

尹德妃柳眉倒竖：“萧怡妃！你什么东西？敢这样跟本宫说话？”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在仁寿宫撒野？”

“我撒野？好！今天本宫就撒野撒给你看！我扇你这个老东西！”尹德妃扑过来就要扇萧怡妃耳光，如意立马挡在萧怡妃面前。萝萝抓住尹德妃的右手，急切地说：“德妃娘娘，误会了，我家娘娘其实不是要惹你生气。”

尹德妃猛地甩开萝萝的手，伸手去抓食盒，没想到萧怡妃一脚踢翻案几，食盒跌落，龙延香糕全部打翻在地。

尹德妃气得两眼翻白，脸色通红：“老东西！你有种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婕好，咱们走！”

张婕好看尹德妃，再看看萧怡妃：“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霹雳闪电的？”

萧怡妃生硬地说：“慢走！不送！”

张婕好只好放下糕点，沉着脸，跟着尹德妃离开。

如意恼火地问萧怡妃好好的发什么神经，真丢脸。长孙无忧也怯生生地问娘娘今日为何如此暴躁。

萧怡妃冷冷说：“嫌我丢脸？你们也走！”

如意惊异地看着萧怡妃，一咬牙，拉着长孙无忧离开。

众人走后，萝萝小心地问萧怡妃：“娘娘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萧怡妃疲惫地坐下来，缓缓说：“龙延香孕妇不宜，好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啊。可惜，在本宫眼里，不过是小儿科！”

萝萝瞪大眼睛，明白过来。

“更可怕的是，太子妃还要嫁祸于无忧和如意！这样，秦王就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萧怡妃长长叹息，后宫里，山羊、青草都可怕，何况是人！她蹲下来，捡起一块龙延香糕，咬了一口。萝萝急忙说：“娘娘，脏了，不能吃了。”

萧怡妃闭上眼睛，慢慢咀嚼，低声说：“孩子的心意，干净。脏的是我……”眼角有泪水慢慢渗出来。

王世充、窦建德、江南萧铣都已平息，大唐一统天下，格局已定！龙椅上的李渊，想的最多的，就是四个字——“国泰民安”！他问各位大臣有何治国良策，他会洗耳恭听。

李世民以为，大唐得天下，来自尚武，治理天下，要侧重崇文。他建议开设文学馆，广纳天下文士精华，必有治国良策！

李建成眼珠子一转，抢先说秦王军务繁忙，他倒愿意领旨开文学馆。

李建成看一眼李元吉，李元吉马上站起来说：“父皇，王世充、窦建德虽然被我唐军击败，但残余势力仍然不可小觑，河南、河北和山东，仍有不少反贼聚啸山林，待机而动。儿臣建议秦王继续领军前往河南、河北，彻底清剿反贼余孽，文学馆由太子主持，大哥二哥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，请父皇定夺。”

程咬金忍不住跳出来，手指着李元吉说：“庆王爷，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？”

李元吉简直不敢相信，大殿之上有人敢用手指着他，恼火之下，用手扒拉一下程咬金手腕，想把他的手推开，没想到程咬金的手臂纹丝不动，照样指着他的鼻子。李元吉怒了，双拳相对，猛力合击程咬金伸到他面前的手指，没想到程咬金手一缩，李元吉自己双拳砸在一起，痛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

程咬金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皇上，秦王想出来的这么个道道，当然是秦王来办最合适，庆王爷自己脖子上也有脑袋，有本事自己也想个道道出来，凭什么一听到好事，就要伸手抢？太霸道了嘛。”

李元吉气得直瞪眼：“你耳朵叫驴毛塞住啦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抢啦？我是说文学馆应该交给太子来办！”

程咬金故意傻乎乎地走到李建成面前，憨笑着问：“太子爷，庆王爷说不是他要抢，是太子爷要抢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李建成厌恶地躲开他，对李渊说：“父皇，秦王纵容部下，嬉闹朝堂，侮辱大臣，请父皇明察。”

程咬金一脸奇怪地说：“哎？太子爷？俺老程得罪了你，干吗拿秦王撒气呀？不会吧？俺老程就说了一句话，太子爷就生气啦？”

李世民把程咬金拉回队列，呵斥他：“朝廷之上，怎可随意走动？”边对李渊拱手，“启奏父皇，儿臣治下不严，自愿罚俸禄一年，请父皇降罪。”

程咬金大呼小叫：“哎？哎？这怎么说？皇上，是俺老程的事儿，要罚就罚俺的钱，跟秦王爷无关。”

李世民沉下脸来，叫他闭嘴！程咬金低头不吭声了。

“程咬金扰乱朝堂，本当乱棍打出朝廷，念其心直口快，有口无心，罚俸禄半年！”见程咬金没有反应，李世民低声督促他跪谢皇上。

李渊又说：“李世民治下不严，罚俸禄半年，以儆效尤！文学馆……还是世民着手办吧。”

李世民大喜，叩谢天恩！

李建成生闷气，觉得父皇偏心。裴寂却认为今天在朝堂上，太子操之过急了。而且，太露骨了。但秦王这一手，不露痕迹，实在高明！建文学馆，名义上是为朝廷招揽人才，其实是 he 招揽幕僚！他手下，本来就武将云集，还嫌不足，若再公开招揽一帮文臣谋士，说穿了，就是要跟东宫分庭抗礼！

李建成慌张地看着裴寂，他确实没想那么远，以为只是一个文学馆的事。

裴寂建议太子马上求见皇上，向皇上请求科举开考，由太子当主考官！天下人才，何愁不为太子所用？

徐茂公也在思虑，太子想抢文学馆，不是没有道理，皇上一直把太子放在身边辅政，让秦王主掌唐军，正像庆王说的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。为何最后让秦王来开办学馆？会不会是皇上在试探秦王？

李世民惊出一身冷汗。如果皇上认定自己想取代太子，那从此以后，会猜测自己，怀疑自己，最终会危及自己。不如，主动提议将文学馆交给太子来办。

听说皇上在凤仪宫，李建成转身去了凤仪宫。张婕妤一见太子，掩饰不住激动，迎上前去。

李建成没见着皇上，问张婕妤皇上去哪儿了。张婕妤沉下脸说他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走了。

张婕妤一言不发，进了卧室。李建成跟进来，张婕妤突然搂住李建成的脖子。李建成吓了一跳，赶紧推开。

张婕妤鼻子一酸，说：“原来太子也翻脸不认人？”

李建成赶紧解释，自己找父皇有急事。张婕妤这才叹息说，皇上来过，说是心里烦躁，去找萧妃了。

李建成正要离开，张婕妤又一把搂住他，眼睛热辣辣地看着他。李建成呆了一下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涌了上来，紧紧抱住了张婕妤。

张婕妤和李建成缠绵之际，李世民也来凤仪宫找李渊，站在门外，看了个一清二楚。李世民转身就走，走了两步，却返身回来，解下腰间玉带，挂在门上。

李建成打开寝宫之门，看见李世民挂的玉带，吃了一惊，抓在手里反复查看。

张婕妤也慌了：“谁的玉带？”

李建成松了口气：“差点被你害死！还好，不是父皇的。”

李建成呆呆地看着玉带。他自然认得这条玉带的主人，他是在警告自己，这个把柄抓在他手里，迟早是个祸害！

张婕妤紧张地看着李建成锅底一样的脸色，李建成突然对张婕妤耳语了几句。

张婕妤将小太监、小宫女叫进来，关照他们说，太子今天来找父皇，在门外问了一声就离开了，没有进来过。谁要是胡说八道，杀他全家！

这边李渊和萧怡妃在凉亭对坐喝茶。

萧怡妃见李渊愁容不展，问他可是为皇子发愁。

李渊一愣，说：“怡妃真是慧眼啊！太子和秦王，今天在朝堂之上，又为谁来办文学馆顶牛了。唉，不知道多少大臣在暗暗看笑话。”

萧怡妃正要说什么，李世民匆匆赶来，向父皇说：“儿臣下朝之后，越想越后悔，特来向父皇请罪。儿臣不该和太子抢文学馆，请父皇下旨，由太子主办文学馆。”

李渊心下正高兴，见李建成也来了。他建议开科考，为大唐招揽天下人才。

李渊转脸问萧怡妃：“科考是大隋朝的创举，朕当年就十分赞赏。怡妃，你看呢？”

回想当年隋朝开科取士，豪门世族极力反对，为了平息事端，朝廷先定下录取比例，豪门子弟占七成，寒门子弟占三成，令天下学子三分希望，七分失望。萧怡妃提议皇上避免重蹈覆辙。

李渊欣赏地说：“怡妃贤良明理，有穆皇后之风，可惜，朕不能立你为后。”

正在这时，张婕妤蓬头散发赶来，哭着要皇上为她做主。

李渊吃惊地问出了什么事？

张婕妤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，秦王刚才到凤仪宫找皇上，听说皇上不在，对她非礼！秦王非礼的时候，他的玉带被她扯下来了！

李渊接过玉带一看，脸上乌云突起，大声叫着高升。

李渊将玉带扔在李世民面前，冷冷地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李世民心下一惊，忙说自己马虎，将玉带遗落在凤仪宫门外。

李渊冷冷地说：“遗落？张婕妤说你非礼她，被她扯下这根玉带，你有何话说？”

李世民大吃一惊，顾不得回话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李建成。李建成目不斜视地看着远处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高升在门外露脸，李渊赶紧来到门外。

高升说他已经拷问过凤仪宫的太监和宫女，秦王殿下到了凤仪宫之后，没有进寝宫，也没有跟婕妤娘娘见面，很快就离开了。太子殿下也去过凤仪宫找皇上，听说皇上去了仁寿宫，就马上离开了。

李渊回到屋内，脸色稍霁，看着李世民，李世民一腔悲愤，热泪盈睫，说：“儿臣恪守家规国法，绝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！如有虚言，天打雷劈！”

李渊点点头：“以后记住，凡事不可马虎！”

张婕妤反咬一口，令李世民始料未及，也后怕不已。徐茂公认定，张婕妤敢这么做，肯定是和太子密谋的！

李世民长叹说：“没想到他们恶人先告状！但愿大哥引以为戒，不要再祸乱后宫。”

徐茂公怪他是妇人之仁，白白丧失了这么好的机会，说不定还要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呢。

## 二、诬陷

李渊气冲冲地来到凤仪宫，一巴掌打在张婕妤脸上：“说，为什么要诬陷秦王？”

张婕妤倒在床上嚎啕大哭。

李渊一把抓起张婕妤，要她说清楚！

张婕妤哭哭啼啼地说自己看见门口挂着秦王的玉带，怕秦王对她有非分之想，所以才这么说，没想到惹怒皇上，罪该万死。

李渊手一松，张婕妤跌坐地下，抱住李渊的双腿大哭，说秦王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，自己的推测是不会错的。秦王将玉带放在门口，一定是暗示他对自己的情义，不然，就没有别的解释。

李渊听得一脸怒气，着高升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立即叫到南书房。不一会儿，兄弟两两面相觑地在南书房见面了。李渊还没有来，两人一时无话，悄悄打量对方，又回避着对方的目光，空气凝重而尴尬。

李世民鼓起勇气问李建成是否有话对自己说。李建成想了想，问李世民，兄弟是什么？

“兄弟如手足。”

李建成点点头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李世民立即明白过来，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李建成：“请问大哥，那乱伦之事是什么？”

“乱伦之事，天理难容。”

李世民冷冷说：“原来大哥知道。”

李建成正要说些什么，李渊黑着脸进来了。两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，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，李渊只问李建成对重开科举的具体设想。

李建成悄悄抹了下额角的冷汗，回道：“父皇，儿臣以为，科举虽然是大隋朝开创，但正如怡妃娘娘所说，疏漏和偏颇甚多，如蒙父皇恩准，儿臣当尽快同尚书省、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员商议，拿出详尽对策，务必真正使大唐人才脱颖而出。”

李渊点头说好，太子想得周到，他也就放心了。大唐第一次科考，李渊令太子做主考官，并令其尽快拿出方案，让他过目。如此，便叫李建成退下了。

李建成走后，李渊猛地将玉带扔在李世民的面前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李世民心想坏了，父皇根本不信昨天自己的解释，看来，只能把真相说出来，把太子推出去了。徐茂公说得对，妇人之仁害人害己。

李世民定了定神，便把那日去凤仪宫找李渊，正遇太子与张婕妤苟且之事说了出来。并说，自己是为了警告太子与张婕妤，才将玉带挂于门口的。